

贾岛与贾岛墓

段天顺

邓拓在《燕山夜话》的一篇文章中对贾岛的籍贯有一段文字说：“现时北京市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贾岛。”贾岛是北京哪个郊区县的人呢？就是现在的房山区。至今在房山石楼镇二站村还有贾岛墓和贾公祠的遗碑呢。

据《新唐书·韩愈传》附《贾岛传》称：“岛字浪仙，范阳人，初为浮屠，名无本。”范阳的地域历史上有多次变动。唐代天宝以后建置的范阳，治所在蓟，应是北京城的西南地区。从金代开始，出于护奉金陵的需要，把范阳、良乡、宛平的部分地区建置为万宁县，后改为奉先县，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改为房山县。据《明一统志》载：“贾岛谷在房山县西，内有石室，世传为贾岛所居。”看来贾岛是现今的房山人士，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贾岛墓，据史料记载，贾岛于唐会昌三年（843年）卒于四川安岳县。这在中晚唐的诗和史料里都有记载。直到北宋潘阆在写贾岛的诗中还写“骨已西埋蜀，魂应北入燕”。但是，到了明代，在《明一统志》里明确写明贾岛墓在房山县南一十里（这部官修志书是明代天顺五年（1462年）内府刻印）。但没有文字说明是在何时修的墓与四川的墓是什么关系。其后于明万历年间出版的《长安客话》写得较具体。书中称：贾岛“卒于蜀，归葬房山，墓在县南十里，旧有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归葬”。该书作者蒋一葵，曾在北京任过西城指挥使，据他自己说书中所写的内容是他通过实地考察和有关文献记载写成的。只是他写得过于简略，没有说是何时归葬的，也未写清楚归葬的是遗骨呢，还是遗物呢？

记载有关贾岛墓的还有一本书是明末出的《帝京景物略》，作者刘侗、于奕正。该书卷之八《畿辅名迹》中有贾岛墓一篇，文中说：“弘治中，御史卢某，访得于石楼村，读仆断碑有据，乃植碑，辟地三亩，大学士西涯李公，别树一碑，记焉。”这里说是在弘治年间有卢姓御史曾对贾岛墓进行重修，并有李东阳（字西涯）题诗立碑。现卢某御史已不可考，但李东阳的诗还在。诗云：“百里桑干绕帝京，浪仙从此寄浮生。葬来诗骨青山瘦，望尽荒原白草平。无地椒盘供庙祀，有人骢马问村名。穹碑四尺标题在，词赋风余万古情。”该诗第六句即“有人骢马问村名”后有注文云：“时卢侍御修复其墓。”李东阳是谁？李东阳，字西涯，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朝庭重臣，曾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师等，以宰臣地位领导文坛，是名重一时的文坛领袖。这说明此次重修贾岛墓不仅仅是卢侍御（御史？）的善举，而是得到朝庭重臣的支持。其后不久，涿州诗人顿锐写过一首《过贾岛墓》七律，是依李东阳的诗韵写成的。诗云：“泪尽穷辕得

旧京，旋披丛灌拜先生。桐乡远在今西蜀，梓里遥怜古北平。奔走蹉跎非事业，推敲骨瘦是勋名。太行秋色桑干水，野老相呼后世情。”这首诗里“桐乡远在今西蜀”指贾岛卒于蜀葬于蜀，桐乡，指在外地做官，死后在外地起冢立祠。“梓里遥怜古北平”，自然是指“归葬”家乡房山。当时北京是帝都，为何说是古北平呢？查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北京称北平府。三十五年以后明成祖朱棣称帝建都北京，才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否可解释为房山贾岛墓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呢？很有可能。中、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是社会极不稳定时期。宋代的北京地区为辽金腹地，随后是蒙古族统治，恐怕谈不到为贾岛建墓之举。最有可能是明代，朱元璋在统一中国后大力倡导汉文化教育，北京地区自然不会例外，修建先贤祠、文庙之事，所在多有。在房山贾岛故里修建墓祠当是应时之举。

在这里人们会问，房山贾岛墓与四川安岳贾岛墓有什么关系呢？如按《长安客话》所言“归葬”房山，应该在四川的史料中有所反映。经查四川有关史料，据光绪年间成书的《四川通志》记载称：“按《方輿胜览》贾岛谪为长江主簿，有墓在焉。而顺天府房山县亦有贾岛墓。《长安客话》：‘卒于蜀，归葬房山。’今并存之。”看来，这两座墓之间各有所述，未涉“归葬”之说。从明、清人诗中看，明代诗人顿锐在《题贾岛故宅》诗中说：“故巢留梓里，瘦骨寄桐乡。”《四川通志》里载有清代人咏四川贾岛墓的诗中也说：“一官名已误，万里骨无归。”空留白骨瘞安泉，断碣零星浅草边”。看来遗骨仍在四川，并未归葬房山。笔者以为，由于从贾岛去世到明初在房山建墓时已隔六、七百年了，且相隔几千里之遥，交通又非常不便。所谓“归葬”似不能机械理解为遗骨的迁葬。当然，房山的贾岛墓也不应是空墓，如果没有遗物，何必修墓，建祠不亦可吗？既建墓，墓中应有贾岛的遗物。房山贾岛墓应当是衣冠遗物当可信。

清代康熙年间房山知县罗在公，在贾岛墓原地石楼二站村“拨地二十五亩，建贾岛祠于墓南”。嘉庆二年又进行过重修。现存的两幢碑文和民国年间编修的《房山县志》都有记载。

段天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北京诗词学会名誉会长